

在埃塞的日子里

——援外医疗队长的手记

■ 张晓阳

(三十五)

把中国政府的温暖
送到海外中资公司员工心中



中国援埃塞俄比亚医疗队到中铁四局克林图工业园项目部开展义诊活动

2017年7月8日上午9时,我率领中国援埃塞俄比亚医疗队冒雨到中铁四局克林图工业园项目部开展义诊活动。

我们在国内培训时,国家卫计委的领导们就强调援外医疗队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为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者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来到非洲后,秉承这一理念,连续多次利用节假日到中资企业义诊,受好多中资企业热烈欢迎。在与经商处领导汇报后,我们选择中方员工比较多的、项目比较大的、有较多医疗保健需求的公司去义诊。

随着“一带一路”计划的实施,埃塞作为非洲的重要节点,近年来很多中国企业不断地参与到埃塞的重大建设项目建设中去。中铁四局克林图工业园就是正在建设中的埃塞最大的医药产业园项目。该项目位于亚的斯亚贝巴郊区,占地219公顷,总投资两亿五千万美元,是中铁四局在海外投资的最大项目,它对改善埃塞缺医少药的现状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医疗队的到来受到了中方企业员工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中铁四局的很多员工都是刚从中国到埃塞工作,当地的高原环境和各种传染病对他们造成了很大困扰。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医疗队特意安排龚广峰和王林林两位医生在义诊之

前进行科普讲座。

在随后的义诊活动中,中国医疗队配备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普外科、心内科、骨科、眼科、口腔科、妇科、中医针灸推拿等科室的医生,并携带了彩超、心电图、血压计等医疗器械,为克林图项目部的中非双方员工进行了必要的体检、咨询和治疗。听说中国医疗队要到工地义诊时,当地民众也来到现场请求中国医生为他们看病。因为语言交流问题,中铁四局的吴书记竟然在当地工人中找到一个汉语说得非常流利的小工头。我非常惊讶他的汉语交流能力,一问才知道他在中国公司打工已有十几年。当我问他对中国政府、中国公司和中国人的印象如何时,他用在亚的斯非常流行的一句不规范英语说:“Too much good!”

这次义诊活动正值中央电视台摄制组到埃塞来拍摄中国援外医疗事业的纪录片。当他们得知我们要到中铁四局克林图工业园项目部义诊时,摄制组要求和我们一块去并进行全程拍摄。通过此次义诊活动,我们不仅为当地民众提供了医疗服务,促进了中非人民的友谊,也为在“一带一路”上奋战的中资企业提供了健康保障。

(未完待续)

《火车上的中国人》: 那些火车上的光影时光



《火车上的中国人》 王福春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是铁路运输系统的一名自由摄影人。早年毕业于铁路机车司机学校。参加工作后,曾在列车上做过检车员工作,对铁路有着特殊的感情。从事摄影工作后,我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关注人们的旅途生活状态。十几年来,我北上漠河,南下广州,西奔格尔木,东至上海……乘坐列车上千次,行程十几万公里,拍摄近万张底片,留下了人生旅途的印记。

生活就是这样,时间与空间在交织交错。在列车启动时,窗外还飘着鹅毛大雪,一觉醒来,又发现自己已融入江南春色。当我的镜头聚焦莘莘学子苦读时,身后还响着搓麻将的噪声,另一车厢里有小女孩望着车窗外默默地发呆。那么,迎面驶来的列车里又会发生些什么呢?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开往南宁的列车上,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满身汗泥,倚在车门头,站着就睡着了。我看着这小女孩足足有五六分钟,我不能给她帮助,心里十分难受和自责。就在快门释放的一瞬间,我的心被刺痛了,忆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

很多人坐火车不习惯,睡不着觉,而我正相反。这些年总在外面跑,平均每年乘车上百次,也许习惯了这种环境。一次,我睡在中铺,睡到半夜正香时,被下铺一位老太太叫醒。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一问才知道,原来我的呼噜声太大了,影响了大家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老太太说,她一夜没合眼。我听了这话,心里那个不好意思,赶紧说:“对不起!”

在列车上拍片,既要克服光照低、列车晃动的不利因素,又要排除列车工作人员的误解;既要忍受

个别旅客的刁难,又要忍饥耐渴抗高温不怕疲劳。1995年盛夏,列车通过“火炉”武汉时,车厢里温度高达四十多摄氏度,旅客严重超员,人挨人,人挤人,寸步难行。热得我浑身是汗,头发跟水洗过一样,T恤衫全部湿透,必须到餐车要盐面冲水喝补充盐分。红色T恤衫干后结成一层白花花的盐碱,我真想留作纪念,由于随行衣服带得少,只好洗掉。那次终因流汗过多,加上一路过度疲劳而虚脱晕过去。

1991年,一趟哈尔滨到上海的列车超员两倍多,座席底下、行李架上、厕所里、过道里挤满了人。我夹在人群里,挤也挤不过去,想出来也出不来,卡在中间一动不能动,趁列车来个紧急制动,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我要到另一节车厢去,只能下车走,可我还没走到那节车厢的车厢门时,车就开了。我赶紧跑两步,顺手抓住车门栏杆把手。列车在站内运行时速度还很低,身体还能保持垂直,等到出站后,车速快了,我的身体开始倾斜飘起来了。就在这关键时刻,车门“咔啦”一声打开了,列车员和几名旅客把我拽上车,我坐在地上呼呼喘着粗气,苍白的脸上淌着虚汗,十多分钟站不起来。到现在我也记不清那是什么站,一想起这些,心里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很多人说我可以不上,乘下趟车走;我说不上不行啊,我的摄影包在车上,里面有镜头、胶卷等好多用品。那是我摄影人生中刻骨铭心的最危险的经历。

《火车上的中国人》,我用自己的感受写下了上世纪末中国铁路这段无法忘怀的历史。我很庆幸自己与铁路结缘——我拍下了火车上的时代变迁,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铁路飞速发展的巨变。

(新浪)